

大陆

联合国人权报告指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称中国政府或构成反人类罪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报告披露新疆大范围拘禁，隐私、生殖、宗教的人权迫害细节，与此前学者、记者及人权组织的报导纪录一致。



2021年5月4日，新疆喀什市，一批持盾的警员在市内巡逻。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端传媒中国组 发自新加坡 | 2022-09-01

8月31日日内瓦时间11时47分（东八区5时47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在一再推迟后，于其卸任的13分钟前终于发布了新疆人权报告，表示中国政府在新疆所为“可能构成国际罪行，尤其是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由于时间迫近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步入其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而新疆再教育营等备受指责的政策也在习执政期间出现，因而这份《报告》的发布时间显得十分敏感。

共46页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问题评估》](#)（下称《报告》），结合民间团体指控和报告、26名当事人采访、Google卫星图观测及中国官方材料等，指出2017年至2019年期间，新疆存在以酷刑、性暴力、强迫劳动等为主要特征的大范围拘禁，并有危害新疆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族群隐私、生殖、宗教等其他自由权利的行为。这与过去相关学者、记者及人权组织的报导纪录一致。

而对于外界提出的“种族灭绝”问题，《报告》仅表示，观测到新疆存在强制节育措施，尤其是自2017年以来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和宫内节育器放置率的急速上升。



2022年8月25日，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舍莱出席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摄：Pierre Albouy/Reuters/达志影像

曾任智利总统的巴切莱特，一度因同意中方安排的2022年5月新疆之旅而备受争议。结束访问后，巴切莱特承认仍旧无法确定新疆再教育营的实际规模和监禁人数，强调该走访并非“调查”，又对写信给她的海外维吾尔活动人士或亲属表示，在密切关注新疆的动向。

对于《报告》发布时间的一再延迟，巴切莱特则称是因“想尽最大努力处理从（中国）政府收到的回应和意见”。

人权报告发布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在代表团官网发文回应，称这一报告“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的图谋”，“抹黑诬蔑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严重损害高专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信誉和公正性。”

再教育营的拘禁与受影响人数

关于新疆再教育营（VETC）中的监禁、暴力、虐待及转入再教育营的方式，是《报告》的重点之一，许多证据表明人们被强迫安置在再教育营中，并且受到多重人身自由的限制。

再教育营是对中国官方“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简称，新疆民间有称为“转化所”或学习班，而海外人权活动者则普遍将其称为“集中营”或“拘留营”。

据人权高专办的采访，2017年至2019年期间，被捕者在转介前多关押在警察局，均无法接触律师，到再教育营后，一般会被拘禁2个月至18个月，但没有人被告知拘留的具体时长，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严密监视下可以与亲友通话，另一半则表示家人并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

在中国官媒的宣传视频中，这些“学员”或很高兴到教育营，或表示再教育营帮助他们远离了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而接受人权高专办采访的人表示，当外人或家人来访时，警卫明确地告诉他们要对自己在监狱的经历表现出积极态度。例如，一位受访者说，在外国代表团来访之前，他们被告知说“一切都好”，他们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他们正在学习，食物还可以接受。

《报告》提出，中国为打击新疆“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而兴建再教育营的法律依据缺乏明确的定义和范围，并在解释和适用上赋予了官员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判定往往具有主观性，个人选择的宗教自由与宗教仪式可能被判定为“极端行为”。例如，在2017年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中，“排斥、拒绝广播、电视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非正常蓄须”、“干涉或破坏计划生育政策”等行为都被视为“极端化的主要表现”。



由Xinjiang Police Files取得的图片，显示2018年新疆特克斯县拘留中心内的情况，估计为拘留中心内演习的情况。图：Xinjiang Police Files

“极端主义（extremism）这个词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标准中没有任何意义，并且在作为刑事法律类别运作时，与法律确定性原则不相容。”《报告》援引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话写到。

此外，再教育营中的被拘者往往被要求承认控罪，甚至被要求从大约75或72项“罪行”中“选择”自己的罪行。

人权高专办表示，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他们无法确认收入再教育营的具体人数。

不过，政府刑事案件统计数据 and Google 卫星图像提供了蛛丝马迹。2019年，新疆刑事案件比前五年的平均值高出19.2%。此外，Google 卫星图像也提供了关于建筑结构改变的迹象，建筑围栏似乎自2016年起已逐渐建立与扩大。据估计，在2017年至2018年期间，这些县和乡镇约有10%至20%的“成年少数民族人口”受到某种形式的拘留。

《报告》中提及，2017-2022年期间，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关于中国的 152 起未决案件中约有三分之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

新疆流亡家庭成员搭建了“[新疆受害者数据库](#)”，该平台中目前共纪录了42,209位成员，并包含相关证据、亲属采访及地图等信息。2021年4月9日，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涉疆问题发布会中称，当时数据库记载的12,050人中，查实10,708人，6962人在“正常生活”，3244人“因危害暴恐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被判刑”，238人“疾病等死亡”，264人在境外，其余1342人为“凭空编造”。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中心设施现已关闭，“学员都已毕业”，但人权高专办表示无法确认这一点，无法进行实地核查。人权高专办担忧，支持再教育营系统运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仍然存在，并且可以随时重新使用。

再教育营中的酷刑、“白色药片”与性暴力

虽然当局曾否认严苛对待被拘留者，在接受采访的26名前被拘留者中，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曾在再教育营内或移交过程中受到了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虐待。

在警局及移送至再教育营中后，被拘者遭遇了被绑在“老虎凳”上用电棍殴打，监禁期间佩戴脚镣，持续饥饿，睡眠剥夺，政治教育，及禁止使用自己的语言或进行宗教祈祷等不同类型的虐待。

“我们被迫每天唱爱国歌曲，唱得越响越好，一直唱到疼，直到脸变红，脸上出现青筋。”《报告》中，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

同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描述了在再教育营中定期被收集血样，及服用或注射药物的经历。医疗干预的程度和频率因人而异，但“白色药片”贯彻了受访者在再教育营的经历始终，他们对这些医疗手段并不知情，也无力拒绝。





由Xinjiang Police Files取得的图片，显示2018年新疆特克斯县拘留中心内的情况，估计为拘留中心内演习的情况。图：Xinjiang Police Files

此外，女性受访者在收押和审讯期间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性暴力和羞辱，包括强迫口交，强迫裸露，在没有摄像头的地方进行的强奸等。一些妇女在集体场合经受了侵入式的妇科检查。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称，根据现有的信息，无法就再教育营中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暴力模式作出推论。中国政府对所有指控一概否认，并对分享经历者进行性别化和羞辱性的攻击，使幸存者的尊严和痛苦雪上加霜。

其他人权问题：清真寺被毁、少数民族文化遭限制

除再教育营外，《报告》中还提出有关新疆地区宗教文化、隐私、生殖及劳动就业权利的问题。

带头巾、“不正常”的胡须、斋月期间关闭餐馆、给孩子起穆斯林名字等都被认为是“极端主义”的表现。同时，伊斯兰宗教场所，如清真寺、神龛和墓地等不断遭到破坏。

研究者通过比对不同年份公开卫星图像，认为过去几年中有大量清真寺被毁，亦有调查记者通过实地探访及比对卫星图像以核查存疑位置的建筑情况。中国政府对此否认称，清真寺年久失修，出于安全考虑正在重建。

此外，教授少数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也遭到限制。2017年，主要由维吾尔族人居住的新疆和田县发出指令，要求学前三年和中小学一年级使用普通话教学，以期到2020年实现全覆盖。此外，该指令还禁止在教育系统中使用维吾尔语的文本、口号和图片，禁止在集体活动、公共活动和管理工作中使用维吾尔语。接受人权高专办访问的人还说，至少自2014年以来，有一些以维语和/或哈萨克语授课的学校被关闭，教师也被逐步调离。

与此同时，政府相关政策的开展伴随著密集的监视和控制。公安机关被赋予了收集和保留数据的广泛权力，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庞大的“便利警察站”和检查站网络、对个人通信和财务记录的访问、大数据

技术的分析应用共同确保了监控系统的运作。

目前，数十万份警察档案的数据库、警察平台公告文件等大量报告及数据，也确证了新疆对当地居民隐私权的侵犯。

政府在新疆强制性的绝育措施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2020年6月，德国学者阿德瑞安·曾兹（Adrian Zenz）在其《结扎、宫内节育器和强制性计划生育》（Sterilizations, IUDs, and Mandatory Birth Control）一文中指出，强制绝育导致新疆生育率急速下降。一些维吾尔族女性也曾以亲历者身分，描述被喂食绝育和避孕药物的经历。



2022年5月23日，新疆莎车县一个拘留中心，一名保安人员在守望台看守。摄：Ng Han Guan/AP/达志影像

中国政府回应称，新疆生育率下降符合全球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趋势。但同时，政府文件中又透露出将生育频率与“极端主义”联系起来，将“早婚早育、多孕多育”视为“极端主义”宗教的影响。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采访，确认了对当地强制绝育的指控，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被强制流产、放置宫内节育器、甚至拘禁入再教育营。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再教育营包装入扶贫计划，称当地因“极端主义”宗教而拒绝现代科学和技术，因此陷入贫困。中国政府强迫被拘者在再教育营中进行劳动，并在“毕业”后进入国营企业或工厂就业。

各方回应

随报告一起发布的还有中国政府长达120余页的[回应](#)，称其在新疆的反恐行动和“去极端化努力”均是按照法治进行的，再教育营是“依法设立的去极端化学习设施”而非集中营，并称新疆各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不存在强迫劳动的情况。这份回应中附有数十张新闻截图以展示新疆地区恐怖袭击的严重程度，及现时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呼吁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将《报告》称为“虚假信息”、“诬告”。

“Whole world had already aware of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Xinjiang region by China and this report is evidence of it（全世界都已意识到了中国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而此份报告是证据）”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许多转发中都附上了这句话，不过，也有网友表示《报告》用词太保守柔和，大量事实此前已有披露，又质疑联合国在藏人、港人及其他异议人士问题上的不作为。

“高级专员在结论中作出的严辞谴责，说明中国政府为何竭尽全力阻止她的新疆报告面世，”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表示，《报告》使得中国的人权侵犯无所遁形，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依据报告进行调查，并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

此外代表约20个国家60个组织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亦发表声明，敦促国际社会迅速做出回应，并呼吁各国政府、多边机构等采取行动，以结束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并建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调查委员会，独立审查新疆问题。“（对中国的）追责应该现在开始。”其发言人Dolkun Isa表示。